澹靜齋文鈔

澹靜齋文鈔卷之二

閬中海峯龔景瀚著

上朱石君師書

景瀚睽違師範十有餘年縈戀之私勞於寤寐近者道途奔走備聽風聲竊聞山右之人畏威懷德吏化其清俗軌於瀞大賢作用自異尋常雖古之君子何以加焉門牆之末與有榮施而借寇無由又獨爲桑梓憾也茲閱邸鈔知巳還領史職遠近之人咸懷惋惜區區之意未以爲然也

聖天子稽古右文方搜二酉之藏定勝朝之史不欲使

宿學大儒久勞吏事付以筆削之權昭茲來禩夫一時之功其與千秋之業固有間矣而迴翔館閣養其威重然後上秉國成副天下喁望之心不使一方獨被其澤

聖明之意所期者深而或者乃較量於官秩之崇卑是拘墟之見也竊惟紫陽因涑水之通鑑而作綱目各有指歸無容偏廢今綱目三編已有成書而通鑑獨無其繼薛方山所續識卑筆弱本不足存近閩李氏長編已登

天府元明諸史散見猶多統羣言而折衷之此其時也似宜倣三通並續之例自宋迄明勒成一書以繼溫公

之作然後取商文毅之綱目大爲刪定與三編並須學官亦藝圃之大觀儒林之盛軌也管見如斯未知有當否某年已加長而學無所成貧賤驅人浮沈末俗將恐志氣不能自振伏惟賜之誨言時加策勵庶幾有所遵守無忝師門臨稟不勝瞻依馳戀之至

上宋梅崖師書

景瀚頓首再拜奉書夫子閣下某不敏少習聞先大夫緒論得稍有知識夫子不棄以爲可教勉以千秋之業根蒂前古開端曲誘勤勤不已顧鈍不自力日月忽淹自遭大故悔恨無所容竊以古之君子所以不死其親者非獨其親之賢亦其子孫之能自樹立卓然有以見於世後之人考其世德之所自歎其源流之長其姓名遂赫然人口目而其佚事遺言亦爲樂道不倦某行年三十無所短長死慚嚴父生負名師不足列人數然先大夫之行事不可没也其孝友施於家其信義立於友

其才能傳於官雖功業無所著而立身本末求之古人庶幾其或有合不學無文無以揚厲先德而行能薄劣亦不足取信於人將進而求之當世大人先生之言又非先大夫之志也日夜飲泣者三年於茲矣夫忠孝節義之事所在而有而有道而能文者數百年而一人故常落落不相遇或遇矣而子孫微不能自達或知之不淺則亦無所據以爲文故傳者少也李鄴侯家傳出其子蘩中多失實司馬溫公採之通鑑而論遂定張魏公行事不滿物望以南軒之故朱子爲作行狀後世不敢異詞人固有幸有不幸也唐宋名臣如二公者何限不

遇溫公朱子遂湮滅不傳卽傳而不能顯也王凝之妻一婦人耳入歐陽公之書淋漓忼慨千載如生此某之所以靦顏覗息傍偟排顧庶幾而一遇之也夫子今之有道而能文者也而某辱在及門日者謁見語及先大夫許爲譔箸誌銘令具行實進聞命之下且喜且泣是先大夫之德將不終闇而爲善者必獲報雖其子孫不材如某者猶得以邀大君子之知而垂大名於無窮也是天哀某之志而假寵於夫子以少寬其不孝之辠使得復進於學士大夫之列也退而列所見聞纚具梗概謹齋戒薰沐頓首再拜以進去取無濟詳畧失次亦足

見其不孝不學不足以知先人若夫誦揚失眞某雖不肖恭教於夫子矣自誄以誣其親不敢爲也伏惟憐督某不任哀感悚懼之至

上福大學士論臺灣事宜書

某一介庸愚仰荷知遇前者節鉞過境輒欲冒進瞽言而怱怱竟去不盡所懷近聞旌旆南指臺灣小醜指日蕩平桑梓私心曷勝欣慶惟是某家近海濱情形事勢素所周知雖芻蕘之見無益於高深而圖報之心不能自已不揣冒昧臚陳大畧各繫於左瀆塵清聽伏惟恕其狂妄稍垂採擇感沐恩慈益無紀極某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一臺灣本無土著皆漳泉潮三府游民輕離故土遠處海陬本非孝子順孫而地本膏腴過海官吏又垂

涎以爲奇貨出產有數谿壑無厭二十年來漸形拮据有司歲必取盈無藝誅求日甚一日富者皆不聊生以致激成事變旣非窮民飢寒所廹亦非不軌素謀異圖不過守令所驅挺而走險皆有身家孰不願安享太平若施浩蕩之恩開一面之網選擇曾任臺地素有清名爲衆所信服者多張告示諭以　國家威德貪吏必誅爾等寃憤俱所深知凡有投戈皆令復業爲合之黨立時星散一二首惡何難就擒兵可不煩血刃而服矣

一臺灣四通八達自廣東以至天津風帆便利數日

可通閩省兵不敷用勢必調集他省水師豈獨有需
時日亦慮內地空虛而八旗勁旅於海洋更不相宜
某里居數年淺知廣東浙江福建江南沿海一帶居
民皆以取魚為生風日晴霽則捆載而歸稍不如意
即於海面肆行搶劫此輩皆淺習水性兼有材技日
月既久藏奸不少並聞有嘯聚山島或數十人或數
百人既慮目前之響應亦為將來之隱憂若招之投
誠量其人數之多寡授以千把遊守職銜使之各率
所部立功自贖良將精兵頃刻可集其安分之漁戶
亦俱編入營伍港路既熟器械俱精較之調兵他省

情形不熟者迥不相同踴躍立功一時既收其用肅
清海面他日幷無後憂一舉而數善備焉至於招撫
有方駕馭有術此則視乎督率之人耳
一閩省百餘年安享太平從未辦理軍需漳泉二府
民情輕悍易於煽動福州省會十室九空又內地食
米歷年仰給臺灣今海米既不能來內米且復運往
百物湧貴倉儲皆空而軍興之際一切迫急從事誠
恐內地尚有他虞夫攘外必先安內伏求憲恩於軍
儲之外截運江浙漕米數十萬石沿海州縣設廠平
糶以平市價而安民心其有餘者留實倉儲以備不

時之需此爲最要之策

一臺地自康熙初年平定之後沿海私渡嚴禁往來一切船隻俱由廈門澎湖給照放行然數十年來私渡皆不能絕其近者順風一二日卽可徑到比閒各省調兵俱由廈門配渡船隻既不能齊而旱路迂迴亦稽時日似宜直開私渡數道俱進使彼不及備況鹿耳天險若有不虞賊得據守進退兩難誠不如諸渡並進之爲得計耳

上蔣布政使論鹽務書

竊惟甘省鹽政自雍正九年革除民辦以後商力既疲官民交困以景瀚所歷數任言之中衛鳴沙八堡商則挨戶輪充課則按戶幫派奸頑抗欠官爲賠墊良善拖累或至重科其害半在官而半在民平涼無充商之戶前任官令自行辦運而衙途回遠私鹽充斥勢不可行尋亦中止歲歲官爲賠課其害專在於官固原以殷實之家四五人朋充三歲一換歷年課項尙無逋欠而充商者未免賠累有力之家百計千方先期營免胥吏鄉保皆得高下其手甚而不肖之官藉此漁利搜索不遺

滋擾殆徧每當點換一州縣然其害又專在於民以三州縣推之其餘大概可知非累官則累民然官累必及於民民累亦必及於官又兩弊之道也大人有鑒於此慨然思變灋以甦其困詳請大憲倣雍正九年以前之灋課歸地畝攤徵鹽聽民間自運誠袪弊之良圖救時之急務也然而一得之愚有不敢不以上陳者誠以大人集思廣益之盛心但期灋之可行不必出之自我謹獻芻蕘聊備萬一之採非敢以一人臆見撓通省已成之局也夫立灋必慎於初庶幾無貽後悔雍正九年以前百姓按糧帶課脚販隨地賣鹽其灋何異於今之所

云使其無弊卽可遵行至今何以至九年平凉府忽而
詳請招商上憲又忽而允從是當日之弊已有不可勝
言者矣益鹽課歸於地丁足救目前之急一時權宜而
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民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
背負藉以餬口惟近池諸州縣百姓可自其遠而數站
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非有力者不能有力之
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蓄牛馬賤
積貴售小販皆領其貲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
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
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今

官不配鹽則無人為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鶩是縱之使爭也如雲貴之銀冶銅場口外之金廠所在成羣事端滋起既不可以驅逐又不易於稽查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甘肅地瘠民貧而河東尤甚屯地更地一田三賦重者勿論已民田賦為較輕監田尤其輕者數年以來幸際豐穰已不能無逋欠今驟加以鹽課又益之鹽規紙價以及減下平規小錠火錢官吏飯食諸費鹽茶地丁共銀六千五十七兩二錢八分七釐課費為銀五百三十六兩七錢六分四釐八毫所加幾及十分之一固原地丁共銀一萬一千八

百一十二兩一錢一釐課費爲銀三千一百九十三兩
八釐則加十分之三能保其不拖欠乎以已然之事論
之涇州所屬鹽課早歸於地丁瀚曾爲諸處監交其交
代摺中所開自四十七年至今官之代墊者毎年或千
金或數百金不等是名雖不累官而其實仍不免於賠
墊也歷任之官豈盡愛民如子必嚴刑酷比無可柰何
然後甘心代之賠墊敲撲之下死者已不知凡幾矣況
豐稔之年尙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從正項錢
糧可以　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
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且

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闌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平涼二府銷引三萬三千二百七十張而固原一處銷引一萬二千四十張已居三分之一靜甯平涼隆德莊浪鹽茶華亭六屬僅居三分之二以固原四通五達可以通融他處故也鹽茶原額僅四百四十一張後移[illegible]德縣二千零九張合爲二千四百五十張除去歸併固原四百二十六張爲引二千二十四張是

招商辦運隨時俱可量爲變通今若歸之地丁則永爲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弊四也當變灘之初各州縣如釋重負無不樂從者行之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灘勢必有所難行何如愼之於始乎瀚

謹按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偁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竊謂意美灘良莫善於此似宜倣而行之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查花馬小池每年額設

引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張每年額征課銀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每引一張配鹽一石應課銀二錢一分五釐五毫加公用紙價褙費銀四分九釐七毫統計鹽一石爲銀二錢六分五釐二毫今宜專責之鹽捕廳就池立局出鹽一石抽稅銀二錢七分官吏飯食褙費皆出其中已屬有餘一稅之後不論富商大賈貧民小販聽其隨地糶賣計鹽一斤抽稅銀二釐有餘今平涼固原等處鹽價每斤十餘文至二十文不等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樂爲脚販日廣鹽價日賤無攤派之擾無追呼之煩無逋欠之憂無賠墊之累上不虧

國下不病民誠良濟也而或者謂課有定額攤於地丁可以適符額數就池納稅多寡無常憂其缺額不知十六廳州縣戶口何慮數百萬按食鹽之人出課每歲必不止於萬餘金從前所以商疲引積者由於私鹽多而官鹽壅滯今行此濟則透漏無從私鹽皆官鹽也無不食鹽之人卽無不納稅之人合一歲計之國課必有盈而無絀況產鹽之區本不止惠安一堡以瀚所知靖遠甯夏等處皆有鹽池靖遠以有礙官鹽嚴爲封禁然私取者終不能絕甯夏之鹽池卽在近城向以優待邊黎無引無課歷來爲官鹽之累陝西定邊有連爛二池環

縣慶陽以至西鳳皆食其鹽河西產鹽之處亦復不少皆聽民自取故甘涼之課額甚少均爲　國家赤子何以厚薄頓異祈飭令各廳州縣通行查明除煮土爲鹽所得有限聽民自爲外其餘有鹽池者皆設局收稅近惠安堡者兼領於鹽捕廳遠者即領於各廳州縣以通省之鹽供通省之食即抽通省之稅以完通省之額未見其有不足也抑瀚更有請者中衛邊外有大小鹽池即唐書溫池縣之鹽池也今爲阿拉善王所轄其鹽潔白堅好內地之民皆嗜食之私販者絡繹不絕其一路自中衛渡河涉平涼府界入隴州鳳翔以達西安漢中

其一路由大靖皮家營至皋蘭轉入鞏昌秦階而至漢中其一路由鎮番柳林湖達甘涼一帶大抵甘肅全省食花馬小池鹽者僅十分之二食各州縣私池鹽者十分之一而食阿拉善王之鹽者約有十分之七陝西一省亦居其半聞阿拉善王但於兩池僱官收稅每一驢馱納銀若干每一駱駝納銀若干俱有定數不論蒙古漢人聽其轉運彼正行劉晏之籌者故於民甚便而私販日多駱駝牛騾什百成羣皆持挺格鬬吏役不敢呵止或遂得其常例以此爲利私鹽盛行而官引壅積職此故也若嚴爲遏絶則民情地利固非國籌之所能禁

實辦必獄訟繁興虛文又無濟於事不若明開其禁令沿邊各州縣於各隘口鹽所從入之處俱設局抽稅或驢或騾駝計其牲畜所馱之多少爲稅之輕重一歲所入必十倍於今之課額不止彼所收者池稅而我所收者過稅既無礙於阿拉善王而私販者許令通行關津渡口省需索之常例其費亦畧相當兩便之道也所難者緝始之功目鹽捕廳得其人各州縣之有鹽池有隘口者皆認眞辦理三年之中章程既立內地鹽池之稅少則邊口之稅必多邊口之稅少則內地鹽池之稅必多通盤合算額數亦定後此但遵奉成瀉永遠可行推

之長蘆天津兩淮浙閩皆可倣此灋行之其陝西延楡山西大同向倉河套私鹽者亦於隘口收稅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官鹽也刑獄稀而盜賊少冗官省而國用充萬世之利莫過於此語云常人可與樂成難以慮始建非常之績微大人其誰與歸必謂灋難輕變請歸地丁一時簡而易行亦當合通省之地畝勻通省之課額不宜拘守舊規使瘠土之民獨受其苦灋不揣狂愚冒瀆

淸聽伏祈垂鑒

與遲持菴論所著昆陽志書

承命校正所著昆陽志書某之魯鈍何足知此然忝年
下問區區意亦何敢自負也謹據其所見者臚列於左史公
十書有錄無書至今留憾少孫補之遠不及矣志中所
列或有敘而無文豈草創尚有待耶抑別有成書未嘗
彙入耶急宜補入毋使後人有不備不全之憾

龍門史論皆非苟作范史有論而復有贊於文贅矣各
志既有分敘不必復立後論若其事其文必不可闕而
復不便闌入正文者存之否則毋寧删之

操觚家有換字減字之陋習先輩謂襍文尚可通融至

記傳碑銘入於金石者必不可苟況志具史體義例尤嚴乎昆陽既名州不當併郡且前代亦未嘗以郡名也建置志敘謂昆陽因合昆州陽城而得名昆州之說見於沿革志中而陽城部之名則蒙氏之時所立屬嶲州之得名自以居昆明池之南耳謂合隋唐以命名未免附會蓋昆州及陽城部所統甚廣非一州所得專也賦役雖有全書而志中亦宜詳著夏稅秋糧之分則之上中下壁之新舊本色折色之異條丁之離合其經費則官師祿俸吏胥工食以及賓興花紅祭祀等目皆宜備分縷析以備掌故至公費之設惟滇有之昔韓魏公

刺繇邊義勇以壯軍威而後用以戍邊轉餉陝民苦之慮事不周輒貽後患今不爲魏公諱則何必爲楊文定公諱乎楊炎改租庸調爲兩稅論者謂其輕變祖宗良灋而一時實足以救弊文定當時必有不得已者宜詳考其時勢或當時征徭之苦徵調之繁而公費實有可以便民者然後明著其後害一糧二編之苦民納役銀而仍不免於役大聲疾呼流涕而道之則旣不沒文定調劑之苦心而後來督撫大吏有志民生者未始不可轉移於萬一此事關全滇利病以入州志於體裁頗不合然安知修省志者之必端人正士苟一失實是非顛

倒且不悉其始將同於正供而滇民無息肩之日矣則無當其失體裁也

滇學建於漢元之際州學始於何時州城凡幾遷則學之興廢沿革創建重修宜著於篇而祭器之多少藏書之有無列其目附焉若滇省義學則桂林陳相國之功不可沒所當大書特書者也城鄉凡幾處座落何所租息何似以及巨橋書院建置始於何人捐輸者何人歲入若何佃何人田幾畝畝幾石皆宜類書之其碑碣可據者急入藝文不必校其工拙蓋出入之數既掌於官將來未必無吏胥之侵蝕使後人得按籍而稽亦杜漸

防微之意也

典禮一志其列在祀典者固宜書卽寺廟壇觀及怪誕淫祀亦宜附見於後史所以記實而志者又所以志一方之風俗也彼實有是事而吾删而不書是誣之也烏乎可若謂不宜入典禮見於襍志可也

條桑沖烈婦必有事蹟流傳當入列女傳苟有可傳何必姓氏東海孝婦王孫漂母名之以其地以其事可也諸史藝文志皆列書目卷數并及其人之姓氏爵里省志亦然而州縣志獨否豈以一州一邑之中箸作無多邪夫聚一生之精力而成書乃數十年後至不能舉其

姓氏是可痛也昆陽作者豈遂乏人湮沒雖多其書名
尚可考也鄙意宜倣晁氏讀書志馬氏經籍考之例書
既不多不必分經史子集但以年代為次而敘其作書
之由於某書幾卷某人著之下或撮其大旨而附論其
得失并箸其存亡則其傳者不必窺其全書而其不傳
者可因是得其大概雖寥寥數卷而不患其少矣又各
志卷首皆載前創修及重修姓氏君子不沒人善之心
固如是也然歷年既久將不勝其繁不如附於藝文為
是盖修志者雖非州人而為昆陽而作則亦昆陽之書
也如萬歷之初修康熙二十五年之重修五十八年之

并修其卷數總裁分纂姓氏皆詳書之而并論其是非失實與否使美刺昭然後人亦不敢輕爲秉筆又兩得之道也然後擇其有關於民生國計及興廢沿革之大者紀傳詩文彙爲數卷附於後抑或文以人重名公鉅卿之作足爲此地生色者間採入焉其餘概置不錄其書目姓氏已列於編彼亦可以無憾也
有敘有總敘有分敘而志言一篇何居其撮要之言又當分見於沿革官師賦役諸志者於文亦爲複刪之可也其末所云憩園諸名勝當書其人人不可考書其地以爲登臨憑弔之一助古蹟不多不必獨立門類可附

者附見於各志可也若佟知州之投誠徐士口之淸丈及火燒州門等事既有事蹟可考當分入於各志入粵上三要疏宜入藝文趙總兵何如人係州人否其負戴永明王者何事及今不考更數十年愈湮滅矣陳政之瑞龍賦正宜存之藝文以爲炯戒孔子删詩存鄭衞之意也有美惡而後有勸懲修志固非選文可比

滇省夷風間有娶婦過門縱其婦所之有子乃成家爲夫婦者廣南極盛而昆陽猓玀間亦有之若是則志風俗者不當以士庶禮義俗尚耕織籠統一語了事其冠婚喪祭及四時年節漢俗若何夷俗若何皆當詳書以

爲賢司牧興草張本不必擇其善者也

宋元豐五年段正明廢高昇泰立然其後仍屬段氏此宜補段氏之前尚有蒙楊趙氏當時何屬皆宜補呈貢

夏令晉甯段孝廉之死難不必書無與於昆陽也

元立萬戶府皆置達魯花赤乃官名非人名也官師志之達魯花不知實有其人抑係官名而舊志誤以爲人名耶當考

名宦鄉賢祠宜附學校志之末或入典禮志祀典之內但書其姓氏爵里而分注云以何事祀於某年入以何人請其事實則見於名宦人物傳世風日降二祀不無

冒濫修志者之力又未必能清釐今於祀典則悉書以紀實而不傳者不爲立傳後人可參考而知亦懲惡微而顯之義也

周時民數最重今既歸丁於地其戶口遂不可考當以康熙某年始併地丁之册爲主而後之滋生人丁以年類附雖瑣屑不可忽也若州屬幾何鄉鄉幾何村河西廢已久當不可考三泊乃康熙年間裁併者其新入何鄉又三泊有鄉村分入別州縣者否宜詳考

選舉當以進士舉人鄉薦爲經以年代爲緯如進士宜云某年登某人榜舉人亦然

凡史例德業顯著者入大傳以一行名者分入各傳昆陽入大傳者既無人諸傳亦復寥寥愚意除名宦外統名人物志但以年代爲次而例孝義隱逸諸名列女則仍舊將來人文蔚起卷帙浩繁再爲分之可也

既倂山經水經而復綴以志字於文爲不順直倂山志水志可也二志不獨溢出本位於正文亦多脫畧山川者所以志一州疆域形勝也故從來談地理者以禹貢爲不刊之書昆陽雖小必有主山其脈從何來以及衆山去城幾里因何得名宜種植否出產何物有無古蹟名勝若水則州以滇池得名實專於昆陽一州其名滇

之故與夫源流支派分合之細以及烏龍河渠濫川何處入境出境經何鄉村皆宜詳補以成全書二志辨析旣精文亦古茂以爲山水志後論則無傷體裁矣

海口州同設始何時大修小修經費用何項其利於環池州縣幾何當時奏聞否撥者何人宜詳書則水利志當附於山水志之後也國初唐牧𢬵立堤堰人食其利今在何鄉共幾處堤岸淺寬幾許係官修或民修溉田幾何此一州大事將來恐湮沒詳之後人猶可復舊也

昆陽水鄉水利當興者必不止此曾講求否苟有規畫不妨附署推之州中利當興弊當革者或鄉先正已有

成議皆可隨類附入各志之後安知後之司牧不觀吾
書而興起一一如所欲爲則固昆民之幸也漢賈誼請
衆建諸侯不用於孝文時而孝武時主父偃行之元虞
集請治京東水田明徐貞明論之卒不果行至我
世宗憲皇帝乃命怡親王董理京畿水利悉行其策至
今畿民賴之留心世務者當時或以爲迂闊嗚呼固未
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橋梁道路郵舖亦政之大者近鐵爐新設驛站昆陽又
若丁役矣不可不志其始以爲司牧舉事不愼之戒又
關前與新興晉甯已定成案近歸道復有明文嘗節書

其概或有賢否爲民請命據此以陳庶其有瘳乎

民間新辦驛政運於何井或民運或官運脚價幾何派夫或以田或以戶站鋪幾處一一詳書無嫌其瑣語者章程明揭吏胥不得爲奸不善者弊病昭然後人知所變計並見操觚之士輒以此爲簿書錢穀近俗而不錄太史公貨殖傳說者謂屠沽酒肉販簿入其手便成文章且貴乎文者非載道即經世也若無關民生利病雖博奧如班馬何取焉

風土記不必立皆當散見於各志

唐以前氏族最重世系譜牒至官爲掌其書五代而降

此意不講名門夷於皂隸漢姓襍於夷蠻至今日而身列縉紳有不能名其所自出者不則攀援遙遙華胄以爲榮而若敖之鬼餒而矣遜卑志論有慨於此其見淺心愿意推而廣之若州中遲李馮景諸大姓下至爽人玀猓諸葛所謂者皆原其自出辨其異同爲氏族一志雖前無其例可以義起也

以上數條謹據所知以復明問其有不合者卽祈指教從復而義愈明知高明無容心也後進小儒不揣

僭妄死辠死辠

與林香海翰林書

都中人來皆云足下甚苦貧加吾曹者安得不貧此固僕意中事也又云足下之貧爲人所累故此自足下忠厚之過然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足下善其始矣當善其終以報復之言相激者非愛足下者也前於陳有美坐次言足下大有歸志舉坐皆以爲非僕獨𨷖其不然當時皆謂僕好爲異論者此固未易爲外人道也今之仕者大抵爲貧百等貧也不如貧於故鄉之猶有家庭骨肉之樂也僕非以高尚望足下也且僕與足下別已數年每艮朋文讌酒間語次引領北望輒復悒悒不歡若

足下歸復得晨夕風雨追十年前文酒過從之樂又僕之自為私計者也今尊眷北行足下之志當不樂長安居大不易足下之貧當益甚恐過此以往其去住足下亦不能自主矣未知握手復在何日念之悵然如都門外初別足下時也書館何時告竣前代遺書既不能盡為刊刻而扃藏三閣亦恐傳之不廣明文淵閣書令人得借出鈔寫而典守不慎遂致盜竊抵換散亡大半今宜倣其濟而絕其弊書不得外出官為置謄錄數人願鈔者得以書名上請計其紙筆工費若干如武英殿買書之例勘為定價令謄錄鈔以付之若願鈔者衆不妨

臨時多募卽於工費中量給一二亦不必議敍也不知
當事中可與言之否不急之務人又將以僕爲迂也人
來甚急悤悤作此不盡所懷

與林春園同年書

夏秒接手書遠承慰問甚感厚意以未得便人遲於裁答近閱邸鈔知閣下仰蒙

聖恩出守江右太守居二千石之寄筦千餘里之地行其所學其有濟於生民甚大可喜者不獨爲功名也今日所處較難然以善事上官體恤屬員爲要善事者非逢迎之謂也承上接下不得上司之心則言不聽計不從而州縣之事亦掣肘而不可辦故必積誠以動之勤勞以結之委曲以圖其成權宜以濟其變使彼雖貪暴亦必敬我愛我而不疑然後惟吾意之所欲爲利可興

而弊可革體恤者非徇庇之謂也人才各有短長州縣中非有大不肖者皆可琢磨扶掖以底於成開誠布公使人得盡言則下情畢達平心和氣使胸無成見則處事無差而大要尤在有擔荷勿但顧一已考成而不顧他人之性命至於約束下人屏絕供應及其餘事也佐襍敎職等官尤宜周恤小過可揞微勞必錄則無不勉之人無不成之功矣署中雖有幕友長隨然一事不可不經目一文不可不手判非獨練習庶務亦以塞清弊竇民隱不可不恤又不可輕准詞訟以啓告訐之漸吏治不可不振又不可紛紛差提以多滋擾之累蓋府尊

之體又與州縣不同輕重緩急所當斟酌其間也閣下德性寬洪見解明決都中十餘年見聞閱歷處此當復裕如猶以此言相瀆者涓流土壤或有益於高深區區之心聊以自盡耳僕衝途數載逋累益深近者量移靜甯又格部議大憲尚欲再請彼此皆非善地聽其自然而已所幸者歷任三處尚不得辠於百姓上司僚友猝其眞焉已久亦無以爲忤者天假之緣所謂作二等官者或庶幾與讀書作文不異於昔年作秀才時差事旁午又有府署應酬時苦間斷少年可讀而不讀今老矣欲讀而不能竊自悔歎然數日之勞偶有一時之逸讀

書愈覺有味此中光景亦惟親歷而始知也箸作雖有
志以署中藏書不多不敢輕於下筆惟詩文稟遂成卷
帙甘肅官況雖貧亦不可謂無所得也一笑舍弟在都
諸多叨擾感謝何既明年少一北道主人矣文會諸人
近皆不得消息因風時惠德音乞詳爲示我久別未晤
離緒滿懷悤悤作此奉賀不盡所言

復林春園知府書

去冬小兒至署接讀手書勤勤懇懇以吏治民生爲念今日宦場中安得此古人之言所謂空谷足音也欣喜之餘益滋佩服閣下天資旣高學力復粹又以京都十餘年之閱歷行其所學處之裕如視弟之疏拙者相去何啻倍蓰前書聊以芻蕘之見稍助高深迺蒙奬借過情愧赧何似今日而言循良談何容易束縛於瀰令紛擾於差事奉行文書苟幸無過而已能行度外之事窺古人於萬一乎然盡一分之心則必有一分之效閣下到任三月而政聲已流播遠邇此其彰明較著者也故

官無大小勢無難易盡職或不敢言盡心則可自勉誠如來教民自多情第愧撫綏無術耳袁州雖稱清苦於今日却甚相宜人無可欲則我得以自守惟賓友往來同僚緩急作自了漢固不可而必各遂其求恐亦難爲之繼亦惟自盡其心焉已力可爲者竭其力力所不能爲者致其情豐其供餼隆其禮貌使當時無可致怨而久後自能見諒此亦貧家勤埽地貧女早梳頭之理也若滚居簡出或欲一望顏色而不能則謗言繁興傳爲話柄故此等處最宜留心閽人尤當加之意也來教謂作守難於作令此言誠然然積之以誠則上下之情通

行之以恕則人已之理得屬員實不肯不籌其爲無心之過皆可從權而援手其爲有心之惡不必從井而救人以理度之而無計較於利害禍福斯得之矣至於審案近日風氣似以刻爲尚所謂能員多酷吏也勿執已見勿惑人言虛心研究反覆推求而不輕用大刑或情節難通之處不妨委曲彌縫以權其變不求人悅但求愜心此其要也來敎所言俱中窾要敢引伸其緒以復明問僕以菲材猥蒙大憲列諸卓薦循名責實衾影懷慚五六月可以卸事北上當在秋間耑此佈覆

與梁九山翰林書

旣魁南省遂入詞舘故人聞之喜而不寐非敢薄待足下也喜足下之能俯其實而後進庶有所聞而興起也又知已魁大廷旋以小故被斥知與不知嗟惜累月然元三年一人耳此何足爲重輕僕之所竊喜者則以足下進身之始而不苟若此誠君子敬愼之道也吾鄉之可恥者百餘年來未見有人物可比于古一李厚菴已多遺議他無論也京師爲人才所聚秘府多未見之書足下攬英豪澤于古訓磨礲于道德而奮起于文章于以經世成身有本有末卓然負天下之望而爲國家

不可少之才斯宗黨之光也故人拭目俟之矣若其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揚子雲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此時固大有人不願足下菆之也何三遂作古人念之慨然死生亦大矣況生平交遊之素哉貧居闇巷無可樂者得素心人晨夕過從把臂快談亦足壯其雄心以消永日而素本寡交一二知已復分處南北每念之悒悒不樂豈會難再得十年之前遂成往事想足下亦同此意也併聞近佳不備

與李石渠御史書

閣下以名相從人為北州鉅士迴翔翰苑遂陟臺端後進誦其文章天下望其丰采某以先人之故得與晉接之末示念大德感何能已抵里後俗務倥傯未能敬修尺一遙問起居疎懶之愆無可逭也方今政教修明事無可議遂使正言讜論鬱而未彰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巫紳執簡丰裁凜然足使霜署生威百僚震憚無庸採聽風聞以搏擊為能也習俗波靡人無恥心惟大君子以中立之操挽其頹風歸之正道使士無倖進之心朝有易退之節則區區之心所仰望者矣某雖不肖不

敢自外于古人故不敢以世俗之言進伏惟爲國自愛

不宣

與洪素人員外書

長沙一別遂復經年抵里後恩恩至今未能作一書報謝然高情銘于夙夜當不以往來形迹間相督責也近閱邸鈔知已榮擢副郎以閣下學博才雄當稽古右文之日不獲濡毫執簡共校天祿之書而容與西曹役神案牘誠不足為厚幸然古之君子固未嘗有所輕重于其間也歐陽公與人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漢楊賜之辭廷尉後世以為失言然則攢眉嘔血自命為學士文人正復于國家何益不如得一官而效之盡其心力猶可與物有濟也方今世

益輕儒誠不足怪下者耽利祿而高者溺詞章所謂大則無以用天下國家小則無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乃知蕭曹絳灌得以刀筆屠販出而任天下之事皆叔孫生陸賈之學而非高帝之過也宏遠謨而一雪斯恥是在閣下而已某以不學之資浮沈末俗伏惟不忝德音匡其不逮幸甚

與梁大令同年書

久別乍晤一慰積思顧俗務怱怱未得屢親笑語而閤下已赴新任欣慰之餘彌增悵惘百週惟閤下新猷初布譽聞翕然河澗九里合閭並受其福不獨為永定一邑之民額手僃慶也貴治在萬山之中土瘠民貧號偁易治而地近潭瀨頗染澆俗宰牛溺女二者尤甚此非徒以號令禁止化之以漸感之以誠是在仁人君子之用心百城中不肖生監包攬詞訟號為歇家鄉愚墮其術中郎欲悔悟無由又俗信堪輿為墳墓爭訟者十八而九葬後數年必開棺檢視以卜吉凶謂之檢金禮滿

之家亦所不免此弊皆不可不嚴爲禁革者也大君子作爲自與尋常細流土壤何益高深區區相愛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所知布左右與吳顧君老成諳練訓導陳君學行俱優與某皆爲至好尙祈推愛諸凡照拂則戴德無涯矣某于此月二十六日有楚豫之行三四月間順途進京後會未知何日時惠德音誨其不逮幸甚

送朱梅崖師歸里敘

文章之道見以天者也赤子之啼笑草木之榮落風雷之鼓搏候蟲時鳥之變聲天下之至文存焉無他其天全也天者人之所不能與也亦人之所不能外也人所不能與故憂憎取舍是非毀譽爵賞刑辱無一足以動其中人所不能外故雖小夫豎子其素所不快之人至久而論定亦不能昧其心之所同然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文之與道非有二也學文之與學道非二事也莊子曰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謂其不眞也眞

者精誠之至也所以受於天也自然而不可易也毋有人之見者存斯可謂精誠矣不得乎天而湛於人僞其於道也遠矣求其支之工不可得也吾師梅崖先生有道者也居滚山之中無求於人人亦無求之者讀書談道求有得而已不以徇人也作爲文章以自娛悅辭必自心出而與古爲會粲周秦漢唐宋元明諸家之所長而卓然自成其言當其始學者相傳以爲怪雖其族戚友朋姍笑不免而先生不顧也既而取科第入史館踰老於其鄉德隆望崇大爲風行海内學者望之如泰山北斗蓋幾於昌黎之在唐永叔之在宋矣而先生仍不

顧也浩浩然落落然存其天而已今讀先生之文其指事數言窮極情狀如造物賦形大小高卑各得其理其伸縮出沒斷續離合如晦冥百變頃刻殊狀其氣淵然其味盎然清微寥泬醇古淡泊如四時元氣流行天地間沕沕穆穆使人知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嗚呼至矣某瀚嘗竊聞先生之論文也以自得爲宗而教人讀書也以盡其心爲要夫自得者仁也盡其心者所以求仁之方也仁者吾心之天也天體物而不可遺故四時百物無非教也仁體事而無不在故釣弋射御無非道也以此讀先生之文思過半矣昔者昌黎之門實有

籍湜諸子東坡潁濱南豐皆永叔門下士也故昌黎之集李漢敘之六一之集東坡敘之景瀚庸劣何足以知先生然坐井而觀天其所見者不可謂之非天也入寶山者空手而回舉其形似以示人是亦足以自豪矣先生生至耄耋者有年一旦忽以疾去諸生有不釋然者故爲之本於天以明之雖然先生既全乎天矣而景瀚猶不能已於是言也毋乃猶有人之見存也哉

鄭在謙四書文敘

鄭君在謙旣舉於鄉同人集其所爲四書文將梓以問世在謙謙讓未遑也余讀其文靈秀雋永能自道其心之所得而不詭於時好可謂篤信好學之士矣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吾知之矣而謂天下必無有能知是文者是誣天下也又無以堅學古者自信之心同人之欲廣其傳也固宜雖然猶有說伊川先生易傳旣成門人請受之先生曰徐之吾年未老尙冀他日之有進也其不苟於箸述也如此四書文代聖賢立言其爲傳經之學一而已且古之立言者非用力於言也先自治其身心

性命而後及於天下國家之故本末備具而文立焉其所得有淺深則其言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要皆無意於文者也有意於文文必不傳傳亦不重其中易盡也由前之說則在謙年方壯進學未可量由後之說在謙旣舉於鄉介仕與學之際所當爲之事甚多不必汲汲以文名是則在謙謙讓弗遑之志也夫余與在謙同遊梅崖先生之門能知在謙之心者故爲之言如此在謙如獲辭同人之請則存此以爲他年進德之驗不然亦使天下有以見其志也

尹某四書文敘

文以氣爲主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蘇長公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言氣之足以生乎瀞也氣之純襍厚薄視其所養之淺深富貴貧賤毀譽榮辱凡所謂人之見悉屛而無存然後其心能深入乎古故古人之學必求其得乎心積之之久其氣之剛大者沛然而有餘而其和平者挹之而不盡夫如是不必有意於爲文也道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文成而瀞立焉周秦以來荀揚董賈兩司馬班劉之徒下至唐宋諸家其爲瀞不必同其是非亦不無

謬於聖人要其精力所專溢爲光怪天下後世欽之而不敢議議之而不敢廢所謂用功深者收名也遠其氣固不可磨滅也四書文代聖賢立言而復束之以排比聲偶之濁於道爲近然而今之文反往往不及古者以其無所心得也得失之念熱於中成敗之論溺於外綴拾緒餘趨俗尚求速售焉耳其賢者博洽以爲名高張皇口耳辭雖工我心何與焉此如搏土爲人翦綵爲花非不麗然具形燦然觀美也但無生氣耳以飾膚衆之耳目未嘗不可自知言者觀之其人之本末固自可見此有志之士所以慨然思有立也山左尹君某甫以

名進士宰閩之長樂不數月而左遷以去其不合於今如此吾知其必有得於古也旣乃讀其所作四書文㵎虔本之先民而其氣窮然以幽穆然以深非深思乎古而有得乎心者不能夫言者心之聲故剛大者可以知其才之所受而和平者可以知其德之所成尹君非從以文自見也惜乎吾之論尹君者從以文爲也雖然尹君之學旣有得矣則夫富貴貧賤毀譽榮辱之境皆所謂人之見也是豈足以動其心哉尹君歸矣將復出爲世用乎以其所言措而行之耳其終不復出乎其氣之不可磨滅者自在也士患不自立耳不有得於今必有

傳於後吾願尹君之自堅其志也

積石山房四書文自敘

少時不喜爲時文隨侍河南每試一藝縱筆所之塞責焉而已　先大夫憂之亦不甚拘以繩墨也既歸試有司念進身之資苟不盡其心焉是自欺以欺人也家多先輩藏稾及名人選本盡取而覽之沿流泝源始知四書文與詩古文辭本無二道苟有所得皆實學也自是始有進而方應科舉得失之念中之間牽於他好不能竟其學癸巳歸里十餘年以授徒爲業又常與故友會課所作爲多然猶有人之見存也槀具輒不滿意隨手棄擲或爲人攜去自入仕途惟在中衛與到三八翁同

作數篇其後碌碌奔馳無暇及此矣兒子式穀前歲自南來裒集散失得百餘篇見之如晤故人半生精力在焉不忍棄也置之篋中今年至循化署中無事乃出而錄之存其大半分爲三編上編於聖賢之語似有會心未知其至焉否也中編則詞費矣然猶有有得之言也才力亦以見焉下編益不足觀然不詭於時且多昔日師友所評定也姑存之凡八十餘篇非敢出以問世也受兒等在固原年稍長方爲科舉之學寄而示之俾知四書文代聖賢立言有可以自見其性情學力者毋徑以依倣爲也由此而精焉進而不怠庶其成余未竟之

志乎時六月盛暑北窗洞開望積石山嶙峋峭拔蒼翠撲人鄭注所謂唐述山也云其中常有神人往來因對山盤揮汗錄此使其有知當笑書生結習未除也因題爲積石山房四書文稾云歲在壬子海峯龔景瀚識

澹靜齋文鈔卷之三

閩中海峯龔景

平涼府紀　恩碑

乾隆五十有四年春二月陝甘總督臣　勒保入覲京師

皇上軫念邊民詢問疾苦臣　勒保言甘肅地高氣寒其山童無竹木之饒其水鹹苦無蒲芡魚蝦之利居民樸拙不能營生業日用百物皆仰給他處田雖廣而瘠磽種無灖豐年畮僅收數斗歲入不供所出故賦稅常不及額四十七年至今積逋叉累百萬有司急考課追呼鞭扑或有死者其中不無姦民然大略實由於貧臣愚

不敢不以上聞

皇上憫之命内閣甘肅自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以前所有民欠銀糧草束及歷年所借籽種口糧下

詔悉免之戶部按籍銀以兩計糧以石計草以束計凡千四百若干萬而平涼一府爲數五十餘萬有奇

詔下之日黃童白叟歡呼載道適督臣自京師回奔喪跪迎相屬督臣爲駐車道

天子恩意爾民自今宜竭力輸將盡以下奉上之義毋自外生成皆感泣叩首而去 臣景瀚謹案甘肅爲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漢則屬司隸及涼州刺史所部其

在唐爲關內道及河西隴右朔方三節度地史稱人民富庶畜牧被野五代之涼宋之西夏區區一國皆能用其民力與中國抗衡數十百年至明而蒙古據河套無歲不被兵三王分封衞官綦布殺掠之慘供億之繁所不忍言然猶能拮据奉上軍民之賦未聞有逋欠者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民老死不見兵革輕徭薄賦所取不及前代之半顧常苦饑寒歲歲仰哺於上此其故何哉地氣與時轉移而視

興王所在爲厚薄我

朝起遼左王氣盡鍾於東方白山黑水英傑輩出物產

蘩昌厚美百倍於他處爲前古所未有此豐則彼嗇甘肅處於極西較南北二方爲遠地氣至是而窮故其山荒土惡水舂沙飛不能翕聚以爲長養百餘年來不獨人材遠不古若其物力彫敝生計狹隘亦異於昔所聞平涼跨隴東西當大道之衝民尤疲困盛衰消長之道固如是也仰賴

列聖及我

皇上軫念此一方民賑借蠲緩歲不絕書故民猶得以生聚保世而無流離失所阽於死亡之憂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臣景瀚又考往

牒

世祖

聖祖

世宗及我

皇上御極以來施

恩於甘肅之民者多不能悉數已自四十六年吏治肅

清而撒拉逆回之變及四十九年田五之亂皆以軍興

普免錢糧未及十年至是而三矣各布政使司所屬未

有若此者平涼所得尤多於他郡

聖恩高厚爾民當若何其報効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出租稅以奉上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甘肅獨非踐土食毛之民乎　國家度支歲有常數損上益下其勢亦不能繼爾民淸夜自思必有憝然不安者若乃有恃而習以爲常僥倖於必得之恩以遂其罔上自私之志是固天地所不容也夫奉宣德意撫養斯民封疆大臣之職也教民以忠孝之義先公後私守令有司之責也臣平凉府知府秦震鈞敢率所屬恭錄
上諭勒於貞石而令臣景瀚爲之記俾平凉之民往來於是者仰讀

聖訓而感動其天良忠愛之心油然而自生也又詔其子兄勉其弟守瀕力農急公趨事以無負我
皇上軫念邊民有加無已之心與夫督臣入告之意庶幾迓天休而培地脈豐年屢兆家室盈甯不亦休與十月某日平涼縣知縣臣龔景瀚恭紀

重修平涼府學文廟碑記

平涼府學始建未知何時其遷于今所則明永樂十五年知府何公士英也入　國朝凡四修近又圮矣知府金匱秦公莅任三年政修民和將議新之而費無所出會都試郡中文武士謀之于衆平涼何大倉固原田逢春茹亭齊步青隆德韓國相等四人慨然各願出私財以應共得白金八百兩乃鳩工庀材朽者易之壞者補之櫺星門縮入五丈許移屏于內而外建大坊以聚風氣而壯觀瞻也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既釋菜於先師士民咸來觀禮乃進諸生而告之曰　國

家設學養士將以成文武之材備緩急之用非徒博取科第爲士子榜榮之藉也平凉在古爲安定郡朝那之皇甫烏氏之梁祖孫父子皆有勳德爛于漢晉之史至宋而劉武穆及吳武安王兄弟又以功名顯顧自明以降立學四百餘年學政益修而人材益不古若其故何哉西人樸訥拙于文辭而其性伉慨激烈重然諾信氣義尊君親上知忠孝大節故其民爲易用讀小戎駟鐵諸詩知周之所以王與秦之所以興也漢庭文學之士取于山東而六郡良家子弟皆以材武進其爲名公卿者項背相望唐宋進士明經兩途並用西北之士半由

明經又羅以諸科用其所長而遮其所短故人才輩出
也自明以制義取士束之于一途其始猶曰經學也至
其後勦襲剽竊心無所得而相競于詞章溢古學荒而
人才亦日衰矣非獨平涼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琱龍
鬱刻非西士之所能也而工之又不足爲重士安在皇
甫氏中文學宦有名其所成就較之其家威明子眞相
去何如明之趙浚谷詩文具在其與士安抑又有間矣
惜乎其弊精神于無用之地也然則輕重得失之間爾
諸生當知所自立矣今
天子廣學興賢所以養之取之者無所不至諸生苟淡

體　國家設學造士之意率其性而學以充之本之于忠孝澤之以詩書通經學古明體達用其仕于朝必有碻然不可奪之節其列在戎行敵愾從王有必死之心是秦晉之所以為大而皇甫諸賢之所賴以繼起者也區區詞賦翰墨之工烏足稱士哉諸生勉之矣諸生皆再拜受命而退平涼縣知縣譚其游遂書之以為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墓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墓在沔縣定軍山夫人而知之也祠後數武大冢巍然入謁者無不肅拜然與陳氏蜀志所傳因山爲墳者不合山右譚君炳精於洪範衍疇之學以數推之云葬處當在垣外西北數十步半山衆未信也總督松公巡閱邊防至沔謁侯墓余與譚君皆從旣展拜循垣北行土岡環繞如屏登其半有碑在焉萬歷十九年所題也墓之形蹟畧可辨識履其上聲槖槖如中空譚君曰此葬處也左右前後形勢宛然午山子向其不忘中原之志乎岡上周垣遺址猶餘尺許衆以

譚君之言爲有徵皆神其術知縣馬君允剛與邑之紳士鳩工庀材將新侯廟適聞是語遂加土爲封因舊址築外垣以衛之祠後之冢仍舊不敢廢也立石于左與明碑對請余記之以示後人余考侯有專祠在縣城東五里道旁中有重修祠墓記亦萬歷十九年所立其文云仍舊址爲垣更覈侵地以短垣繚護域外之山各爲圖載碑陰碑陰已磨不可考然當時有內外兩垣可知也今所封之壙當時已知之矣而各爲圖蓋兩存之以云愼也季漢至今二千有餘年矣酈氏水經註云遺令葬定軍山因即地勢不起墳隴惟浮松茂柏攢蔚川

阜莫知塋墓所在當北魏時距侯歿僅數百年所言若
此況至今哉侯之英靈在天下其體魄所藏與山爲體
岡巒回護松柏葱鬱數十里外望之者無不肅然起敬
是定軍一山皆侯墓也必求尺寸之地以實之則鑿矣
今茲之記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猶古之志也嘉慶五年
正月下浣七日龔景瀚記

改建六盤山關帝廟記

自隴州而北逢於固原崇山曡嶂皆隴山也亦曰笄頭黃帝及秦始皇漢武帝所嘗登也古之由隴東趨隴西者南道必登隴阪秦州記所謂山東人行役至此西望秦川泣涕如雨者也其北道則由今之固原抵靖遠以達涼州竇融之會高平張旣之出鶉陰皆是道也六盤爲隴山一峯介南北之中其路蓋至元時而始通　國朝康熙年間改新路築牛營直趨瓦亭之南道徑而稍峻夾山半有坪廟祀關帝行人憩於此必拜謁焉新疆旣闢三十六城之官屬屯防之兵哈薩克吐爾扈特準

部回部之君長與其朝貢之使往來絡繹皆入廟瞻拜惟謹盖　國家威德與帝之神靈固無遠弗屆也乾隆四十二年知府汪公皋鶴移建於舊址之右距道遠香火漸稀廟亦圮廢五十二年磬莊先生來守是邦歷三年庶政具修至此顧而歎曰是不可不復其舊爲鳩材庀工撤而新之大殿五楹擴以前軒翼以兩廡其後祀山神旁爲賓館厨倉殿廁備具合衆志以成於其成也命景瀚記之景瀚竊惟黃帝合符釜山來者萬國當時西北二方皆在數萬里以外降自殷周兢兢守中土未暇遑略也　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蒙古諸部落皆爲臣妾至于
皇上文德武功益宏以遠新疆底定海西日入之地罔
不率俾六槃撐拄天末爲 國西門昔之屯重兵守障
險者故壘相望今烽燧晏然關禁不事什伍商賈緜邈
之民與羌夷之君臣交錯于道路入廟稽首各得其意
以是若忘其爲邊關險要之地者是廟之建非獨府之
威靈至于無窮也于以見
聖朝無外之畧近悅遠來非秦漢所能及而先生之爲
政大小具舉神人得悅亦可見矣是爲記先生秦姓震
鈞其名江蘇金匱人乾隆五十二年十月朔日平涼縣

知縣閻中龍景瀚記

中衛風神廟碑記

風雲雷雨之祀不屋而壇所以達天氣也而後世所在皆有風神廟禮固有以義起者歟古者天人之際益至近也三代以降人事詳而天事畧矣其誠不能以上格則不得不引而近之神也而事以人使民生其敬畏之心以致其如在之誠是亦神道設教之義也風神之有廟也固宜中衛歲苦風暴春夏尤甚邊地多沙乘之爲虐害於田苗而風起則河渠輒淺涸三四月間又常苦旱風神之所係至重也顧廟祀不立某履任之明年乃相地於東郊得前郊亭之故址高明爽塏因捐俸庀工

爲屋三楹繚以周垣落成之日率邑之父老子弟奉風
神之位於中牲牢酒帛以享以祀洞洞翼翼莫敢不敬
其年暴風不作水泉充溢歲且大熟廟距城一里許與
西郊之龍神廟遙相望龍神亦不載祀典而河渠之利
爲功於茲地獨溥所謂以義起者邑之民苟無忘報本
歲修二祀神歆而錫之福潤散以時其終無旱澇之憂
矣乎夫神生於心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壇壝之上有
司以春秋奉行典禮鄉愚之民有不知爲何事者矣今
者廟貌儼然過之者卽婦人孺子皆能起其敬畏而慄
然於休咎之徵庶幾天人之際不甚相遠也有以邀神

既而兆豐年今茲非其驗與某懼其始勤而終怠也因爲文而勒之石廟興工於四月初三日落成於五月二十九日土木匠役之費凡糜錢二萬有奇時乾隆五十一年月日知縣閬中龔景瀚記

甯國府標紙廟記

府城北五里許古標紙廟祀宋知宣州張公渠公事詳府志此則得公屍地也乾隆元年前衛守備李君晦旣爲公建祠城中復新茲廟存其始也數年復圮今守備李君某至顧而歎之謂古忠義之士其生死游息之地卽載籍無考弔其烈者必仿佛其近似者爲之立碣建祠以申其仰慕無已之心後之人亦遂不敢廢況此地爲公靈所式憑浮轉載册著於志乘傳數百年將聽其頹壞以卽湮沒非所以惇功而勸後也且前事之師余其敢忘旣捐俸爲之倡命主祠者告於衆衆力具舉越

某月工成請記於余余惟張公不惜一身生數百萬人之命其功甚偉宜食報於後而斯城之人不忘公功義聲一倡踴躍奔赴雖公德之入人者深亦可見其俗之厚而李君之有志乎古能守其官皆可書也是爲記

重修栖湖書院記

栖湖書院明韓藩之故苑也　國初廢爲民田乾隆二十九年知縣汪君沄始鑿池構亭月集諸生課文其中今之欽水亭也書院㮣權輿于此三十四年知府顧晴沙先生移好昉磨于西南郎其地繚以周垣建觀海堂及上下學舍亭閣間之水水之勝甲于關隴延師課士學制始立四十四年知府冀邑汪公皋鶴又增修之募金二千歲收其贏以給廩餼規模大備未數年大獄興守令相繼獲譴所貯金皆乾没而書院亦廢且圮矣五十二年秦蓉莊先生來守是郡時晴沙已歸老于家以

書來屬其修復先生有志未逮也既逾年乃以府庫贖鍰命景瀚鳩工庀材修壞補缺悉復其舊明年先生集僚屬于此曰院宇嚴菅顧門迫城面牆非宜也且屋舍亦寡時陸君勸穀王君賜均陳君科錫張君映宿張君世濟及景瀚等各願出俸金斥而廣之于是平土山濬淡池移門于東引泉環之過橋爲大坊其北建藏書樓五楹與飲冰亭相對又前爲講堂堂之西則舊所也增學舍五楹錄郡士之秀者頟三十人延師課之聚于西偏其東先生常以花辰月夕攜僚屬與諸生講學論文焉始修之年張生紹學首舉于鄉繼而周生宗泰宗濂

兄弟又以茂才選于是郡之人士咸興于學謂先生與晴沙泉能先後相濟以有成也兩先生皆東林後人故其爲政知先務晴沙去任十餘年不忘所治數千里貽書先生治孔道馭勞瘠之民日不暇給經度數年卒成其志而陸王諸君各激于義以勸盛舉皆可書也然而經費無所出歲課牧令捐金爲膏火之資其後將不能繼夫興廢固有時顧興難而廢常易前數君子歷二十餘年之久經營節縮僅能有成不轉瞬而歸于盡今茲其遂可恃乎謀久長之策俾郡士知向學而俗日益上以無忘兩先生始終興復之功是又在後之人矣晴沙

名光旭先生名震鈞俱江蘇金匱人乾隆五十五年月

日平涼縣知縣署固原州事閩縣龔景瀚記

井上草堂記

余旣交何君介堂過其井上草堂介堂曰是黃朗伯先生之故居也余思其人不忍易其名子爲我記之余曰園林之勝臺榭亭沼之觀皆寄也然而有傳有不傳焉豈非以其人哉予嘗行滇黔間高山長谷嘉樹怪石其雄奇俊偉錯愕可喜之狀百倍於中土爲人蹟所不到無過而問者其名遂不彰滄浪之亭平山之堂一邱一壑曰以歐蘇遺蹟膂施至今夫固有幸有不幸也自才翁鑿此井以來五百餘年環而居者幾何人矣有能識其姓名者乎而朗伯之名獨留不可謂非斯堂之幸也

夫朗伯猶有然也況夫君子有所立以自見者哉介堂生長富貴家恂恂守禮澹禮賢下士有儒者風且工詩精錐札其爲朗伯也葢不雜雖然吾願其進而益上也闡諸前人之說易者曰井之爲物體用備者也君子之學備夫體用者也體欲其居用欲其不居居則其德有常不居則其功不匱德有常而功不匱此井之所以爲井也故曰改邑不改井言君子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道不可變也所以爲剛中也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言君子之學非有假於外其及於人無窮而應之者一也又曰汔至亦未繘井業不可以半途廢也曰羸其瓶凶

既有其具矣又不可不善其用也君子之學其自養以養人不可以苟也如此今介堂將出而仕矣是有養人之責則所以自養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夫君子之所以自養者豈有他哉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泥者欲之自內生者也不能自新則舊矣則不可食矣故君子之嗜欲欲其窒也九二曰井谷射鮒甕敝漏鮒者物之自外至者也在下而微者也故曰無與也言所與之非其人也故君子之交遊欲其愼也窒嗜欲者所以養其中也愼交遊者所以養其外也如是則學成矣其不用於世則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其用則井冽寒泉食

王明並受其福矣然又懼其有所恃而怠也故曰井甃無咎是以養人而又不可不自修也曰井收勿幕懼其以成功自居也至是而井之功乃全介堂誠顧名思義於是二者盡心焉學成業立以圖於時而傳於後此草堂之所賴以不朽者也玥伯云乎哉宋玉臨江之宅子山居之李渤白鹿之洞紫陽傳焉後人不必不如前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介堂勉之矣余將以是言爲他日之券也

是知堂記

渠清林先生以儒世其家而精於醫病世之醫者多強不知以爲知也顏其堂曰是知予曰先生非特爲醫言之也昔人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王荆公之青苗房次律之車戰此知古方而不知今症者也北平兵起尙倣周官崖山之役猶講論語此知治本而不知緩急之說也子太叔不忍猛其後悔於萑苻趙廣漢以鉤距刺姦而潁川盛告訐此知補與攻而不知以攻爲補以補爲攻之說也夫其負經世之才朝夕講求以底於用天下翕然如沈痾之望起謂其生死人而肉白骨乃茫無一

救甚者元氣既傷百病隨之天下之事遂敗壞不可收拾無他時勢異宜而其所知者舛也况乎目不知書胸無一見素問靈樞束之高閣揣摩時好以爲術詭其方以接之多其品以嘗之幸則醫之功也不幸則天之數也使天下之人日阽於死亡夭札不能自保其生方鮮衣美食揚揚得意號於衆曰吾知醫天下之人恬然而不怪也曰彼將以是求利也嗚呼是尚可問哉讀書不以經世用弋科名而已居官不以念君國取爵祿而已人心如此風會趨之吾非獨爲醫術憂也古之人其聰明才力百倍今人於一技一藝宜若有所不屑意者顧

出其緒餘以爲之必求其精而後止非徒以傳後世之名也欺人者自欺君子之爲是學也則不可以苟亦儒者正心誠意之學也然則先生亦自求其是而已世俗何責焉先生曰善因書爲記